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就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廷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 邢一木主编. - 北京 :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8. 7

ISBN 7-80065-650-0

I. 中... II. 邢... III. 古典小说-中国-选集 IV. 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6803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 : 出版社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 : 787 × 1092mm 1/16

字数 : 4161 千字

印张 : 236.5 印张

版次 :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 1 - 4000 册

书号 : ISBN7-80065-650-0 / I · 240

定价 : 798.00 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总策划 陆 远

主 编 邢一木

编 委 邢一木 孙永清

田晓娜 马仁真

邓斌艺 其 风

目 录

- 第一回 叙华筵共谈衷曲 (1385)
- 第二回 宝莲庵请尼作合 (1388)
- 第三回 张凤姐绣鞋慰赠 (1392)
- 第四回 张良雪忿激出妻 (1397)
- 第五回 逞豪强损人利己 (1400)
- 第六回 叶荫芝托尼问病 (1403)
- 第七回 效鸾凤舟中叙会 (1406)
- 第八回 谒岳翁欲盖前愆 (1409)
- 第九回 黄显国求谋不遂 (1412)
- 第十回 立奸谋荫芝抢割 (1415)
- 第十一回 黄成通问因受辱 (1417)
- 第十二回 黄成通威逼戕身 (1421)
- 第十三回 金友谊代作呈词 (1426)
- 第十四回 黄叶氏扳辕赴控 (1429)
- 第十五回 叶荫芝革职解审 (1431)
- 第十六回 除暴虐出示招告 (1433)
- 第十七回 缔姻娅以绵世好 (1437)
- 第十八回 张凤姐冤魂托梦 (1440)
- 第十九回 问典刑法场祭奠 (1443)
- 第二十回 森罗殿冥判阴魂 (1445)

第一回 叙华筵共谈衷曲

诗曰：

堪叹世人不自知，欺人便是把天欺。
茫茫欲海终填满，事到其间悔恨迟。
丹风来仪宇宙春，中天景色四时新。
世间事业惟忠孝，臣报君恩子报亲。

这首诗乃前人所作，无非要世人以忠孝居心：如居官，以尽忠报国；居家者，以尽孝事亲。是忠孝为人生之大本也。人能全忠全孝，则知节义廉耻，凡一切越礼非法之事不敢妄为，宗族乡党揄扬德行，是以流芳百世；若不忠不孝，则丧节义廉耻，凡一切损人利己之事任意胡行，乡曲间阎无不咬牙切齿，是以遗臭万年。这一节话乃千古公论，并非一人之私议也。按下不表。

且说有一土豪劣绅，姓叶名荫芝，系莞邑石井乡人，别号鹿莪，浑名皮象。自幼在家攻书，侥幸名登金榜，曾任户部主事，在京供职几年，因丁内艰，回家守孝。发妻张氏，早已镜破钗分，姬人伊氏，恃宠专房，再续何门，乃贡士南宫之女。前生一女，许配白马烟同李鹤举之子。亲家来往十分情密。

一朝主事寿辰，家人打扫地方洁净，满堂佳客纷纷到贺。荫芝在家贪恋妻妾，兼之财路通神，久经服缺，不欲起复登朝。是日寿辰，大开筵席，觥筹交错，焚美杯倾，膳罢酒阑，宾朋散退。座中惟有武举邓清、同宗叶润泽。此二人乃是主事门下走狗，惯于巧言令色，左右逢迎。荫芝将各亲友送了，只留他两个不肯放行，声称：“仁兄何必匆匆回府，权且屈驾寒庄，弟有言词奏告。”于是分付家丁重摆酒宴，与二人畅饮谈心。正饮之间，家人报上：“亲家李老爷到来。”三人连忙起身，离席相迎。彼此说长话短，共叙寒温。礼毕，大众一齐入席。台中摆列海错山珍。酒过数巡，鹤举把杯，命仆满满斟上，双手捧定，叫句：“亲家，今日乃东华注算，南极增辉，弟叨姻末，理应到贺称觞，只因俗冗匆匆，以致迟迟到府，借花敬佛，聊表微

句：“嫂嫂，你看街上游人挨肩擦背，络绎不绝，你不若放下绣鞋，偷闲片刻工夫，出来则剧。”荫芝听见莺喉宛转，便更魄散魂飞。正在留连驻足观望，这女子旋即举步入内，兰麝之香仍在，环□之声渐远，望眼将穿，馋涎空咽，万种相思从此而起。几回搔首仰天长叹，心中暗想：这位佳人未晓谁家妇女，淡妆素服，如此摄魄勾魂。站立一回，绝无声息。只得呼唤徐安、陈福转回旅邸。是晚愁肠百结，坐立不安。意欲归房就寝，争奈孤枕难眠。起来独步园亭，但见一轮明月照耀长空，我想天上□娥难比此娇美貌。随唤徐安来问：“今日经过高街，看见站在门边这个女子，你可否知其来历？不妨底细说来。”徐安听罢，口称：“老爷在上，今日所见这位佳人乃系张木公之女，匹配何家为媳，孀居已自三年了。他乃莞邑堪夸，绝色有名，张凤姐之称远近闻名，无人不识。他兄名唤良雪，颇有膂力，惯娴弓马。长向花街柳巷，爱月贪风。老爷如果中意此女，不妨坦腹东床。”荫芝听见徐安言语，心内思量，不知此女意下若何？但风流人物是必情长。观其动静，也有求凰之意，必须寻觅一人穿针引线，方能撮合成就。主仆谈论多时，耳听樵楼四鼓。徐安请主歇息。荫芝暂回帐底安身。辗转牙床，不能成寐，回思彼美人兮青年失偶。情实堪怜，若得与她共枕同衾，就使一年半载，死亦无憾。转眼鸡声报晓，曙色光窗，起来穿衣盥漱。徐安报道：“亲家老爷到来！”

我。”荫芝道：“蒙你允肯周全，实乃心腹之人。不瞒你说，我因日前在松柏高街经过，看见张凤姐站立门边，丰姿可爱，秀色可餐，归来忘餐废寝朝夕怀思。左右思维，实乃无从入手，闻得你与张凤姐时相往来，颇得同心合意，特此拜浼，为我传音。倘获玉成，断不有辜大德。”桀枝说：“我估所托何事，原来为看张凤姐。若托别的，我可担承，要我传书递柬，实难从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出家人只知看经念佛，不管引线穿针。另请高明，恕吾方命。”荫芝道：“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佛法无边，普度一切，有求必应，无不乐从，故此禅堂梵院称为欢喜地。伏望大开方便之门，慈荫护杨枝，甘露灌溉荒田。事成之日，定然厚报深恩。”桀枝道：“既然如此，只得曲为承应。但我虽能作合，千祈勿要过后去人。”荫芝作揖称谢，叫声：“师傅，一切放心，此恩此德没齿难忘。”鹤举闻听，甚为喜悦，便道：“我所指引，可是真的？”荫芝答云：“高见不差。”议论之间，不料桀枝早已令人备办斋膳，扳留叶、李两位在客堂酌酒。饮毕，告别回归。声言迟日再来补报。桀枝相送出门，一拱而别。二人各自归去，按下不表鹤举。

单说荫芝回窗，心中忽然想起：倪训导名新棠，与我颇称莫逆。闻他与张府属在葭葶，不若祀他鼎力周全，从旁相助，俾得早为成就，以免担延时日也。次朝早起，峨冠束带。吩咐仆人打轿，前往倪府拜会。徐安先行投帖，陈福在后跟随。到了倪府门前驻轿。新棠忙便出迎，携手步进书房。二人施过了礼，分宾坐下。倪爷说道：“违教以来，实深企慕，迩闻乔迁贵寓，未得趋候起居，疏懒之罪，乞为原宥。”荫芝答道：“不敢，弟缘公私交迫，弗克时亲芝宇，近况如常，藉福托庇平善。日前蒙兄过信，尚未归赵，寸衷殊觉耿耿耳。”倪爷道：“区区之项，何足介怀。朋友有通财之义，自古皆然，毋庸齿及。”家童进茶，饮毕，叙谈悃悃。未几，叶爷意欲告辞，新棠挽留再四，吩咐摆筵款待，情义殷殷。荫芝心内不胜欢喜，暗暗称羨；倪公果实践财仗义，我的心事何妨与他倾谈。酒过三巡，叶爷启口叫声：“贤弟，不瞒你说，我有一段姻缘与你商酌，倘蒙鼎力介绍，谅必有济。”倪爷说：“有何见教，请道其详。”荫芝便将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尽为剖白。新棠听了，微微含笑：“进士公实乃有心人也。彼姝者子，果然生得美貌超群，但此女寡居三载，有意曲谱求凰，恐茂陵才子从此便乃当炉耳！弟想弟与张家属在戚末，但伊母平日背冷趋炎，十分势利。若然说出当朝户部主事求亲，自必乐为从允。既承见谕，这段姻缘交于小弟身上，断不有辜所托耳。”荫芝听罢，呵呵笑道：“兄乃斫轮老手，作事必谐。况小弟先已令人通传消息，看来不致落空。更有一言奉托，贱内乃是女流，生平赋性耿介，恐其怀有醋意，不能相安。仰恳驾下修书一封，札致家岳南宮，训诲伊女，以免后来

往石井村而去。到了叶府，何氏闻知，疾忙迎接父亲。问安已毕，亲手敬春香茶，口称：“爹爹到此，有何见谕。”南宫含笑叫句：“女儿，我来并无他事，只因张家女子，情性温柔，举止端庄，你夫有意好迷，添为内助。想你自幼在家读书，颇谙三从四德，闺房之事也亦深知。古来三妻二妾指不胜屈，后妃能逮下而乔木兴吟，夫人承雅化而江沱致咏。况伊乃是德门之裔，堪比玉叶金枝，不嫌位列小星，你亦何妨容物？千祈勿生妒心，常怀醋意，不惟你夫之幸，亦你父之幸也。”何氏听罢这一番言语，满面春风：“爹爹一旦放心，女儿虽属愚呆，夙昔曾嫔闺训，但愿之子于归，同心共事夫婿，情同姊妹，有何大小之分。第恐人心叵测，反复无常，更恐男子溺情笃好，恃宠争强，使女有绿衣黄裳之叹，夫复何言。”何公听罢，满心欢喜，得女如此，真不愧大家之风。话罢，即时打轿归家。荫芝得了新棠回信，忧疑已释。这也不在话下。

说到此时，不禁潸然泪下。桀枝从旁接语：“娇姐不必伤怀，待我出家人行个方便，成就你一段良缘，免得你日夕含愁，长吁短叹。”凤姐道：“但得如此，生死不忘，比如你目中所注何人，乞其明以告我。”桀枝道：“若问此人，不用登山涉水，问迹寻踪，远在天边，近在目前。”凤姐道：“究竟乃是何人呢？”桀枝说：“实不相瞒，就系先时亚左所云个位叶老爷。他因日前游街，也曾见你生得貌好，心中十分思慕。已经托媒求聘，只恐姐你不肯居其次位。倘若不嫌做个平妻，包管归去专权擅宠，尊意以为何如？”凤姐沉吟半晌，说道：“不知此人情性若何，品格若何，怎好造次承应。”亚左称说：“要见此人，却也不难。明日趁你回家路经水南，何不与他相会，面谈一切。”嫂陈氏连声称妙：“这段姻缘真乃前生注就。”二尼辞别出门，亚左即往评花阁送信。步入馆中，但见落红满径，寂无人声。遥望朱扉半启，高卷画帘。荫芝独自一人坐于太师椅上，愁眉不展，默默无言，似有所思。亚左行近低声叫句：“老爷。”荫芝惊觉连忙问道：“慈云光降，适自何来。”亚左答曰：“老爷独坐寒窗，为何如此纳闷。我今到来，特为痴心人报喜。凤姐明日到水南庙拜神求水，你可买舟前去与他相会。成败在此一举，切切不可有误。”荫芝听说，喜之不胜：“难为阿传深费清心，事成之日，自当重报。”亚左说：“出家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既为介绍，敢不抒诚报命。”荫芝见她人物风流，语言乖巧，甚属可爱。此事看来八九分成就，待我先行酬谢冰人。行近口称：“阿传媒女，虽未过门，执柯者岂可空过。”亚左答云：“我不是贪想媒钱，目下分文不取。且待将来，要你跪向媒女跟前，方为酬谢。”说毕，意欲抽身，荫芝一手扯住，说道：“十赍不如九，现见钟不打，何处寻铜。我因孤馆寂寥，无人作伴，相如饥渴难堪，伏乞杨枝甘露灌我荒田，幸无见却。”此时亚左欲行欲止，顿起春心，半觉含羞，无言低首。荫芝乃是偷香老手，见机而作，向前便将亚左搂抱怀中，共入红罗帐内。魂迷楚岫，梦绕巫山，片时间云收雨歇，各自穿衣而起。荫芝见亚左两颊红生，恰似海棠睡醒，秀色可人，观之不厌：“今日蒙师惠以琼花，后会重看贝叶。情深如海，铭激五中。”左云：“区区贱体，有污贵质，何劳尚挂齿颊。他日美人入室，便更销魂矣。”整衣告别，荫芝相送，出门而去。

到了次日，荫芝打发润泽去唤船，又命徐安往请亲家同去水南与凤姐相会。不一时，润泽将船催便湾泊步头，把高照桅旗插起，安排得当。此时鹤举也亦来到，与荫芝一齐下船，这也不表。

且说桀枝是日前往张家，看见凤姐妆整十分俊俏，说道：“似此天香国色，恍若嫦娥降世，仙子临凡。莫道叶爷渴想，就我一见也亦情牵。”打扮已完，出堂禀知母

肉可啖，你等速速回营，销差自保，前程要紧。倘敢执违，定干咎戾。”众兵听罢，个个目瞪口呆，知道叶老爷平日威声远振，不敢将他抗拒，遂即一哄而散。人恶看见官兵回营，急忙出来叩谢，并请荫芝进屋，四礼八拜，大排筵席款待。饮酒之间，人恶取出白银一千六百两，双手呈献，口称：“进士公，晚生身罗重罪，蒙爷解救，即粉骨碎身难酬万一，谨具不腆，乞莞存之。感甚幸甚。”荫芝道：“些小事情，何劳厚惠，但承美意，却之恐蹈不恭，爰为拜领，以志不忘。”说毕，人恶令取大杯，满满斟上，各敬三杯。膳罢方行散席，荫芝等三人揖谢告辞，人恶送下程四百两，荫芝收入，一拱而别，步回船中，荫芝把银两瓜分停当，就即转回陈馆。按下南宫、邓清不题。

且说荫芝次日在馆思忆凤姐，深为纳闷。亲家鹁举在旁劝解，说道：“你今不用愁烦，既有桀、亚左鼎力周旋，断无向隅失望，惟是好事多磨，伏祈宁心以待。”话未完时，忽然桀枝步进馆中，笑嘻嘻走到荫芝跟前，连声称喜。荫芝叫声：“阿传，前日舟中如此扫兴，未晓何日再睹芳容，刻下寸衷耿耿，喜从何来？”桀枝答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古云：“有志者事竟成。并非浪说，兹者天缘有定，地望无嫌，所谓伊人今日偕嫂来游禅院，故此特来送信。此舟过后永无船只，老爷今番切切不可失其机会。”言罢，转身告别：“待我先回庵中迎接佳人。”荫芝相送出门，叮咛致嘱，如此这般切勿忘却。桀枝诺从，转回庵内。正值凤姐姑嫂二人肩舆来到，遂同亚左出迎，携手步入客堂，坐下，饮罢香茶，叙了几句套话，按下不表。

且说荫芝送了桀枝回去，便即换服更衣，共同亲家而往，行行不觉到了宝莲庵门首。荫芝把金扇轻轻扣户两三声，桀枝已会其中之意，悄悄走出，启放禅扉，先行引导荫芝与亲家追步后尘。将近客堂，忽闻笑语喧天，香风扑鼻，情不自禁大踏步突然闯进。姑嫂二人相推相让，疾忙躲闪，陈氏嫂嫂走向曲栏左边桀枝用手持着陈娇说道：“此位佳人老爷未曾见过，为人良善，品性温柔，兼之实在慈心，救急扶危，时行方便。”荫芝听说，整衣上前，深深一揖，桀枝连忙启口：“他就是张良雪的奶奶了。”荫芝道：“夙钦雅范，未获瞻韩，入耳贤声，心爱慕向，未亲教诲。相见恨晚矣。”转身便向凤姐施礼，口称：“芳卿，自从舟中相会，慰我怀思，挹别以来，时索寤寐，望卿大发慈悲，许我良缘永缔，感荷裁成，不啻恩同再造。”凤姐嘿言不答，如醉如痴，方寸摇摇不能自立。陈氏嫂嫂早已洞悉其奸。含笑称叫：“姑娘我今与你代劳。”便把香茶亲手敬奉主事。荫芝接过，称谢不已。桀枝接语：“凤娇肠如匪石，相会之后，未免也亦情牵，但恐世态炎凉，变生不测，男子心事不能终始如一。况佳人命薄，才子缘悭，若使柳眉皱碧，杏脸消红，是虽以情而始，弗克以情而

